



# 吳承硯與單淑子的愛情譜

## 蝶戀花 ● 汪寅先

註：蝶戀花是一首最具神話色彩浪漫感人的愛情詩，文學家蘇軾、歐陽修曾以蝶戀花曲牌留下美好的詞句，吳承硯與單淑子伉儷相愛六十年，他倆的愛情故事正可媲美「蝶戀花」感人的詞句。

### 六十年相看兩不厭

整整六十年前，一九四一年，在抗戰時期的重慶中央大學，一個是體育系的吳承硯，另一個是藝術系的單淑子，兩人同屬於師範學院，許多院必修課都在一起上

課，後來又同桌而食，兩個人由相識而相愛。吳承硯經常到藝術系去玩，漸漸他也動筆畫畫，自幼即很愛畫畫的吳承硯，發揮出了他的本能。兩年後單淑子勸他轉入藝術系，得到他父親吳蘊瑞與系主任呂斯

百的同意，吳承硯順利轉系，但呂主任堅持要他從一年級讀起，從此兩人就經常一同作畫。在單淑子畢業前夕，他們結婚了，但吳承硯遲了兩年才畢業，從此兩人相知相惜，幾乎已融若一人，形影不離，在畫壇上大家都知道這一對愛侶，似乎是永

前不久單淑子寫了如後的一段：

相看兩不厭

你畫中有我

我畫中有你

同船共渡六十年

相看兩不厭

沙坪壩到南京

鹽水北上華岡

最後你安息於淡水。

問世間情為何物？

我獨坐在畫架前

盼望在天國相逢

在我倆的窩裡

唱著我們最愛的：

"One Day When We Were Young"

二〇〇一年初淑子再綴句於關渡

吳承硯一九二一年生於江蘇江陰的鄉下，亦即明朝有名的徐霞客的故鄉，六歲左右他父親吳蘊瑞留學歸來，遂隨家人到南京，父親在中大前身南高畢業後，考取公費留美在哥倫比亞大學習體育，回校擔任體育系老師，不久又去東北大學教書，因此吳承硯在瀋陽住了兩年，「九一八」事變的當晚，搭最後一班火車逃離戰火，在北平住了兩年又回到南京，抗戰開始，隨中大入川，吳承硯在四川國立二中唸完高中，考入中大體育系。

單淑子祖籍安徽滁縣，一九二二年生於蕪湖，三歲後隨父母赴日本東京，從幼稚園到小學三年級，她的日語幾近母語，名字也由明淑改為淑子，沿用至今，淑子的母親吳學謙是一位新女性，曾在高中畢業時參加過五四運動，旋即進入北京女子

高等師範，一年後回老家與單壽父結婚，生下單淑子後，二人先到日本留學，單壽父在東京帝大唸蠶桑，母親因配合丈夫改習製絲，為我國唯一在大學任教的製絲學教授。

單淑子近十歲時返回中國大陸，雙親任教於南京金陵大學農學院蠶桑系，母親的藝術修養頗高，從小培養女兒注重藝文。

單淑子天生喜愛畫畫，七歲即決定終生從事繪畫，母親贊成她的志向，但叮囑她必須唸完高中才能習畫，到南京後入中大實驗學校，由小學低年級到初中，中大實校為我國最好的學校，師資及設備均稱一流，校址即在中大旁邊，因鄰近大石橋，通常都叫它「大石橋」而不名，抗戰開始，金大遷到成都，單淑子在省立成都女中唸完高中，也是四川首屈一指的學校，因之順利考入中大藝術系。

### 悲鴻大師福證結婚

中大藝術科也是那年才改制為藝術學系，為當時我國唯一有正式藝術系的大學，餘均為藝專，由藝術大師徐悲鴻及他的摯友及弟子們執教，以教學嚴格著稱，吳

承硯本身愛畫，但卻沒有想到要學畫，因單淑子學畫的關係，吳承硯放棄了體育，其實他的體育成績也很好，比較之下，為了可以與單淑子廝守，又可以一輩子一同畫畫，於是就轉了系。兩人同系，一同作畫，一同玩耍，感情日深，越來越親密。

在單淑子畢業的前一日，即一九四五年七月八日，是抗戰勝利的前一個月，在重慶小龍坎楊家花園結婚，由徐悲鴻師為他們福證，張慶楨教授與許士騏教授擔任介紹人，禮堂由同學們佈置，有同班同學吳繼明帶領，全部用鮮花裝飾，高雅脫俗，革命先烈黃克強的孫女黃純芝為他們彈奏婚禮進行曲，最特別的是他們的結婚證書，是由沈左堯同學親手書寫並繪上圖案，至今猶存。來賓簽名在由吳承硯自己畫的玫瑰花環繞的紙上，當天來賓多半為兩系的師生，諸多大師都留下了親筆簽名，熱鬧極了，婚後單淑子任教於南開中學，吳承硯仍在校習畫，抗日戰爭勝利復員回南京後一年才畢業，在南京住不滿三年，大陸時局變動，匆忙渡海來台，先任教於台南縣鹽水中學，鹽水鎮在日本投降前，被美軍炸毀，滿目瘡痍，但卻是一個極富人情味的小鎮，鄉下學生升學意願不高，

兩人即苦口婆心，勸導孩子們多讀書，後來學生升大學及出國唸書的也不少，如今長大了都成了有用的人，至今還與老師有密切的連繫。當時鹽水中學全校只有八班，那會需要兩位美術老師，因之他們還教許多其它科目，只得在上課前先自修，儘可能的不誤人子弟，師生至今已五十多年情誼，學生敬他們如親生父母一般，執禮甚恭。

第一年單淑子在鹽水生下長子元元，一位好友也是校中同事，因喜愛這孩子，抱他去操場，因事將孩子放下，當時孩子僅一歲半，一人走到水池邊玩水，不幸落水身亡，單淑子終日以淚洗面，一直到次子大維出世才稍微平復傷痛。三年後女兒大文出世，一雙兒女單淑子以全心愛著他們，為了家計，兩人必須教書，還想要一同畫畫更是難上加難，此時單淑子面臨抉擇，工作之外只能一人作畫，另一人負責照顧全家，她覺得吳承硯作畫比較能專心，而自己卻注意孩子及家事，因之決定成全吳承硯犧牲自己，在當時這是一項痛苦的決定，從此單淑子一肩挑下重擔，每週吳承硯有一、二天設法不排課，可以整日作畫。

吳承硯在院子裡種了許多花草果樹，其中以玫瑰最多，因單淑子愛玫瑰，他畫玫瑰來報答妻子不能畫畫的苦心，吳承硯原本的根基好，再加上後天的努力，單淑子也在旁協助，兩人共同加強了畫的內涵及深度。

吳承硯一度迷上養雞，幾乎各種雞都養過，單淑子認為養雞太浪費時間及精力，離開鹽水之後即停止了養雞。

### 毛遂自薦任教文大

單淑子自幼曾隨父母到處旅遊，發願在退休後暢遊世界，後來幸能一一實現，兩人在旅途中觀摩了許多好畫，沿途也畫了許多好畫，兩人的志趣相同，對於美的詮釋也意見一致，這是他們生活得快樂的一大原因。

一九六三年春天，單淑子有一晚哄孩子睡覺時，在收音機中聽到中國文化學院（現改為中國文化大學）創立了美術系，而美術系由孫多慈執掌，她想到吳承硯或許可以前往任教，但他們與創辦人張其昀及孫多慈並不相識，只好毛遂自薦，孫多慈要他拿畫來看，因雙方均先後受教於徐悲鴻，吳承硯又用心畫了十多年，果然皇

天不負苦心人，吳承硯得以北上華岡任教。華岡在陽明山上，清淨又無人打擾，吳承硯除了教書，其餘的時間全心作畫，單淑子卻因公立學校較有保障，不得不下山去教書，每日公車往返常在四小時以上，回家還要料理家務，比在鹽水更忙，她利用晚間餘暇又學習國畫山水，一直到退休之後，張其昀請她到文大協助吳承硯畫古聖先賢油畫像，吳承硯雖然不怕畫人像，他卻不愛做收集資料的工作，這個麻煩的事，早已在退休前即由單淑子在做，找到可作畫的題材後，兩人共同來畫，總計為華岡博物館畫了逾三百幅，其中多半為一百號的大畫，均登載於「美哉中華」畫刊上。

在這期間，他們的女兒大文從十二歲起患紅斑性狼瘡，無法根治，病到卅二歲，雖然在體能較好時唸了文化大學國樂組，並以第一名畢業，擅長彈奏古箏及琵琶，後來擔任了四年半助教，但終於敵不過病魔，最後還是走了。這是他們第二次遭逢喪子之痛，只有默默承受，將悲傷的情緒寄託在畫中，一直到吳承硯滿七十歲退休，才真正投入兩人世界，可以真正專心繪事了。

### 設計作品皆得第一

在鹽水時他們就注意台北的活動，像僑聯總會徵求會徽，單淑子先設計，吳承硯將它完成，在全球華僑投票下，他們的作品得了第一，沿用至今已五十多年了。

功學社徵求教育用品的命名及商標，他們共同繪製了五種，在三千多人競爭之下，他們奪得第一名及四個佳作，那時台灣很少有設計人材，故而他們的作品均得到最好的評價，但獎金每次僅數百元。

鹽水鎮農會為參加全省農業展覽，計劃做立體模型，他們試著用畫做背景及做許多小人在棉花田中種棉花，連夜晚都在趕工，吳承硯唇上的小鬍子，就是因滿臉鬍子沒時間刮而留下來的，這個模型得到台灣省第一名，第二年許多別的鄉鎮也模仿他們的做法，但第一名仍屬於他倆作品。後來附近也有別的農會也來求他們做，一直到離開鹽水才終止。

教育部在一九五五年徵求兒童讀物，吳承硯畫了一本「動物」得到幼稚園組第一名，獎金一萬圓，以當時的薪水而言，可謂不少了。另外還曾設計過書的封面及一些徽章等。

吳承硯還為台南書店畫過多本兒童讀物，在他迷著養雞時，參加農會養雞比賽，沒得到第一，卻得了第二名，家中買了許多兒童讀物，不但孩子們喜歡來他們家中，連大人們也愛來看，每天下午他們陪著孩子跟著中廣白銀阿姨學唱兒歌，將所有的歌都學會了。

吳承硯在他數十年教書生涯中，幾乎所有的繪畫獎都得過，但他卻不愛名利，只求自己能好好畫畫，對人謙沖為懷，交了許多好朋友，以自然為宗師，不走誇張的路線，全心追求真、善、美的境界，吳承硯將近七十歲時，在荷蘭看見古典油畫，很是喜愛，但想買又嫌價格太貴了，只好回來自己動手畫。他一向走印象派的畫風，要改畫古典的畫法，最初很不容易入手，但以吳承硯的功力，加上對繪畫的用心，既費眼力又耗時間的畫，他漸漸地領悟出比那些呆板的古典畫還要有生氣的畫法，使畫出的畫生動又活潑，不論靜物或花卉都能勝任，是他把自己的生命注入在他的畫中，又使他原本畫的印象派的畫又更進一步。

他還在學生時代時，曾有一天畫三張水彩畫的紀錄，晚年除了畫油畫及國畫之

外，每年也至少畫百張以上的水彩畫，他在水彩畫上充分利用了最好的水彩畫紙，將水彩畫的水分運用得十分靈活，用筆流暢，色彩豐美，尤其愛用藍紫色，在獨特的調配上，有許多只能意會而無法用言語來形容的方法。用筆明快，而觀察入微，尤其他善用中間色，難怪那年李劍晨老師由大陸來台灣，看到吳承硯在水彩畫上下工夫，力勸他將畫拿到大陸去展覽，讓他們也看看另一種畫法的靈活運用，李劍晨是我國首位赴英習水彩畫的畫家，如今已滿百歲了。

### 歐美展畫自修書法

吳承硯的父親吳蘊瑞是我國體育界有高深理論的學者，許多他的學生先後都在兩岸教著體育，在他四十五歲之後，愛上了中國的水墨畫，除了上課之外，整天在家中畫畫或寫草書，口中不斷吟哦著一些詩詞，與徐悲鴻教授是至交，在大陸也開過畫展，吳承硯為父親掛畫，照顧展覽，然後收畫，畫展後送畫及收款，有感於一些人是為了人情才買畫，他非常厭惡這件工作，因之他自己在畢業卅年之後才舉行個展，單淑子的個展更遲才舉行，倒是後

來夫婦畫展舉行得較多，也曾在歐、美、紐、澳開過畫展，全國美展或許多邀請展，他們都曾全力以赴。吳承硯自覺字寫得不够理想，就自修書法，沒有拜師，只是經常的練習，居然自成一體，得心應手的寫出像樣的字來了。

在鹽水時曾應一位外國友人之請，要用他中國畫畫一隻「老虎」，他一直沒有畫過中國畫，只好摸索著試畫，以他自己對水彩的功力，嘗試著另一種方式來畫，最初他畫在棉紙上，後來用會了宣紙，漸漸闊大了畫中國畫的範圍，他能畫出花鳥以及像徐悲鴻老師畫的馬、牛及竹子或雀鳥，甚至牡丹及玫瑰，但很多國畫他都在畫好後，很大方的送人了，至今留下的不多，單淑子以油畫畫得較多，也曾畫過一些山水國畫，他們一直以畫玫瑰居多。

吳承硯身高一百七十八公分，單淑子為一百七十公分，兩人身材都比較高大，而吳承硯年輕時較瘦，很想增胖一點，或許他天生好動，除了畫畫也愛動手做東西，剛到華岡時，為了節省，自己買了木材，來做了一張咖啡桌，選了很好看的亞杉，樺頭都由刻圖章的刀子慢慢刻出來，至今還在使用著，幾乎令人難以置信，這是出

自一位從沒學過木工的人之手，後來他用木箱板自己做過桌椅及凳子，做得實用而結實。

單淑子在鹽水時也無師自通的學會了做麵包及蛋糕，那時坊間既無書也無電視教學，她曾為三個孩子及二個孫輩做過布鞋、毛衣，每年都為自己設計一個別出心裁的手提袋。吳承硯自幼在家中吃慣了母親做的美食，對飲食頗為講究，這可苦了從小沒下過廚房的單淑子，新婚時連飯都不會煮，後來也能為吳承硯作一些可口的菜，一切都是為了生活需要，後天努力學習而得。

### 相知相惜相得益彰

吳承硯天生有一雙明察秋毫的眼睛，觀看東西很敏銳，能把看見的東西仔細描繪出來，而單淑子卻不同，她是憑著心中所想，揮灑出來，用筆較粗獷，兩人作品常有互補。

吳承硯在長年的繪畫中，磨鍊得思想成熟，言談之中充滿了哲理，並且也詼諧有趣，深得學生與朋友的敬愛，他熟悉用人體解剖學中的骨骼於肌肉，也曾在學校中教了許多年，他上課時邊畫邊講解，往

往原本是令畫畫的人乏味的課，變得妙趣橫生。

他又十分勤於作人體畫，最擅長是人像，也倍受肯定，水彩與油畫兩者相得益彰，雖然單淑子的根基並不差，但多年來畫作不夠多，總難免有些不夠純熟，但她在吳承硯身邊，深知畫者需要什麼，她總是悉心照顧吳承硯畫畫，不讓他有後顧之憂，雖然退休之後有較多時間來畫畫，她仍舊一切以吳承硯畫畫為主，這也是吳承硯有今日的成就主因。

在吳承硯去世的一年前，中國電視公司來家中訪問，製作沈春華的「台灣心情」錄影帶，吳承硯被問到「為什麼人家都說單淑子笑起來很甜美？」時，吳承硯說到當年看到單淑子笑起來上嘴唇平平的，好可愛，就這麼被她吸引了，如今她已年過七十，在外邊碰到陌生人常會說「你太好了和藹可親」，吳承硯此時深情看著單淑子，這一對白首鴛鴦，好令人羨慕。

他們在最後十年，感到山上氣候太潮濕，又有硫磺氣，幾乎找了三年，才在關渡找到一層較為寬敞的住家，可以有了兩人共同作畫的畫室，處處都將它設計得適合老年人居住，滿心以為從此可以過著理

想的繪畫生涯，那知從大陸回來，吳承硯覺得腿有些痛，立刻就醫，又覺得人日漸消瘦，去和信醫院做了仔細的身體檢查，只查出腸子裡有息肉，直徑一點三公分，馬上就切除了，醫生說是「類癌」並不是癌，後來不久證實為癌時，已擴散到全身，幾乎到處都有癌，他雖然在萬般不捨的心情下，卻丟下了共同生活了近六十年的愛妻，永遠安息了。

### 淑子曾為承硯斷腸

在吳承硯病中，單淑子曾盡全力照料，殫精竭慮，在吳承硯最後三個月時，單淑子突然腹痛，那天正好吳承硯在醫院做化療，沒痛多久，單淑子被送下樓去做檢查，當時人已昏迷，醫生說腸子沾黏了，並且已發黑，經緊急開刀，馬上取出了一公尺多的小腸，再縫合起來，單淑子也是次日醒來才知道自己經過了這麼大的手術，如果當天不是正在醫院，單淑子絕對來不及送醫，也是因吳承硯在醫院，挽回了單淑子的生命，或許是單淑子為了吳承硯而斷了腸子吧！

最後一年多的時間中，單淑子及他自己都以為只要小心，好好照著醫生囑咐的

做，一定會有康復的一天，但天不從人願，吳承硯卻一天不如一天，全身都在疼痛，但他卻強忍著，從不在妻子面前哼一聲，只怕妻子為他擔心著急。最後一個月還強忍著疼痛為妻子開車，或是偷偷下樓為她倒垃圾，告訴妻子這一生她為他做得太多，付出了自己最愛的繪畫生命，而單淑子也覺得如果他失去他，將一分鐘也活不下去，但奇蹟卻發生了，在承硯已無脈搏，疼痛也不知道之時，單淑子帶著兒子大維和她最親近的學生——張錦文，來到病榻前，握著他的手，告訴他：「你可以放心好好的走，我有大維和錦文會照顧我，你先去天國，在天國等我。」

看見摯愛的丈夫眼中流出淚水，單淑子為他拭去，並且吻著他的手，平靜的送他走，一直到吳承硯的心電圖完全停止，她自己都沒想到最後能如此平靜的送他走，她心中想到是上帝的感召吧，她能在這時堅強的不流一滴眼淚，最後她為他穿上親手剪裁縫製的藍布長袍，火化後與兒子一同將他的骨灰灑入台灣海峽，並在淡水「真理堂」舉行追思禮拜。

### 有捨有得生活充實

單淑子在此後，活在信仰之中，唯一的兒子大維也遠在美國成家立業從事他的庭院設計工作，他遺傳了父母的審美觀念，二〇〇〇年在美國大型的花展中，他的設計獲得第一名，使得他的工作更加忙碌，但因不能留在母親身邊照顧年邁的媽媽，心中的煩惱影響了他的血壓及心臟，媽媽聽到唯一的兒子也有了病，每日早晚都為他祈禱。

去年夏天單淑子不慎跌倒，跌破了膝蓋骨，開刀後又臥床多日，如今已慢慢能策杖而行，這半年來，她為吳承硯整理畫作，頓然覺得他這一生畫了這麼多好畫，她的付出是值得的，應驗了有捨才有得，她的心胸開朗了，決心好好注重自己的健康，不但時常去游泳，還在家中做復健運動。

單淑子近三年來，連同雙眼開白內障，一共開刀六次，一九九九年台灣「九二一地震」震壞了他們的房子，也一一修復，她每日聽音樂、種花、看書、讀經、祈禱，有空時也畫畫，學生與親友們都會時常來探望她，身邊有一個印尼女孩照顧，生活很充實，她珍惜著每一天，想要好好地活下去。